

## 鞋

### 赤足

我在院子裡嬉耍，父親拿著斧頭劈柴，那時，三歲，赤著腳。忽然聽到一陣嬰兒的啼哭，父親拔腿跑進屋裡。隔壁的春蘭嬸站在竹籬外說，阿青啊，妳有弟弟了。

我拾起一塊劈好的柴，想學父親整齊的架在屋簷下，沒拿穩，落下，正好砸在沒穿鞋的大趾頭上，血流出來，我張嘴大哭，哭聲比新生的弟弟還亮。

父親又衝出來，把我抱起，一手端起我的趾頭心疼吹著——那是我對父親最溫暖、也是最後的記憶。

第二年，父親胃癌辭世，哥哥九歲，七歲的姊姊送給台北的張爸爸，張爸爸本來看上我的，可是嫌我愛哭。姊姊離家的那天穿一件淺藍格子洋裝，張爸爸牽著她。姊姊沒有哭，只是一直回頭看，媽媽抱著弟弟、哥哥和我倚在門口，直到姊姊的身影模糊了。

### 行行重行行

#### ※※※※※※

六歲，媽媽給我買了一雙新「皮鞋」，圓頭，中間一條帶子可以從腳背上絆到鞋外側的那種。我寶貝似的放在衣櫥裡，每天總要拿出來觀賞撫摸幾次，黑色的光澤一直亮到心坎裡，再過一些時候就要過年了，過新年，穿新衣、新鞋，在那匱乏的年代，是多麼奢侈的期待呀。

終於等到了那個展示的日子，穿著嶄新的鞋走出屋外，身體輕盈得像要凌空飛起，我相信自己的周圍一定閃著亮麗的光環，忍不住踱到秀美姊姊家，她四年級了，「妳說，我的新皮鞋好不好看？」秀美姊姊瞄了一眼，「那不是皮鞋啦，阿青，那是一雙十元的膠鞋。」

霎時，黑亮的鞋面連同那幾天的心情黯淡下來。原來只是樣子像皮鞋的膠鞋。

#### ※※※※※※

國小三年級的冬天，穿了好久好久的舊布鞋千瘡百孔，早上和媽媽說鞋子不能穿了，三歲的大妹，一歲的小妹齊齊在被窩裡哭鬧，繼父那年的工作很不穩定。母親煩透了，沒好氣的說，鞋壞了我也沒辦法。我背起書包光著腳出門了，五公里的上學路，細碎石子加上寒透的霜，凍到骨頭裡。走了兩公里，經過阿發叔的雜貨店時，坐在長凳子上的阿發叔看到光著腳臭著臉的我，嚇一跳，「阿青，今天很冷，都下霜了，怎麼沒穿鞋？」他走進店裡拿了一雙新布鞋，「阿青，穿上…」，我不敢，因為沒有錢；我不敢，因為怕媽媽罵。怔怔的、靜靜的看著阿發叔，他說，沒關係，我會和妳媽媽說的。他把我濕冷的腳擦乾，塞進新布鞋裡，我突然想起三歲時父親捧著我的腳時的溫暖。

忐忑的回到家，預期一頓歇斯底里的痛罵。母親一反常態，只淡淡的說——早上沒穿鞋就上學，很冷的。

※※※※※※

四年級，弟弟有一雙短筒雨鞋，和一般黑雨鞋不一樣，粉藍色的，很好看。我們一起走長長的路上學。雨天，我的布鞋早進水了，弟弟好心說，姊姊，我的雨鞋給妳穿，弟弟把雨鞋脫下，我的腳不大，還是比弟弟的雨鞋大，勉強穿著走一段路，還給弟弟。那是我穿過唯一的一次雨鞋——雨水不侵的感覺真好啊。

一如弟弟對我的善意。

※※※※※※

五年級，身上的卡其衣又舊又小，真的不能再穿了，尾隨著媽媽，街上滿是辦年貨的人潮。

媽媽進入一家賣衣服的舖子，我被廊下雜成一堆的花面布鞋深深吸引，那顏色艷麗清新，好看極了，因為便宜，媽媽答應給我買一雙。老板要我自己挑，翻東撿西，我在小山坳似的鞋裡找到了一雙大小合適，花色最滿意的鞋子。

回到家後，歡天喜地的把鞋子套在腳上，移步輕輕，咦，怎麼右腳的鞋子鬆了點，再仔細一看，左右兩隻鞋子的尺寸果然不同，連顏色也有出入，原來我拿的是不同一雙鞋子。

狠狠責備自己的粗心，不敢告訴媽媽，又不敢把鞋穿出去，怕同學看出端倪後笑話。

※※※※※※

六年級，哥哥初中畢業在台北半工半讀，攢了一些錢可以貼補家用。

除夕的前一天傍晚，我挑完水，餵好雞鴨走進客廳時，發現一家人難得的沒有劍拔弩張，平常愛罵人的繼父和善的跟我說，阿青啊，過來，看妳哥哥給妳帶了什麼回來。哥哥在一旁笑，我正要猜，弟弟憋不住說，是一雙皮鞋啦，繼父蹙眉瞪眼看他說，要你多嘴。我在哥哥手中接過一雙真正的皮鞋——黑色，圓頭，一條帶子從腳背上繫到鞋外側，我六歲時即想望、渴慕的鞋。

晚上，把鞋子放到枕頭邊，弟弟睡著了，繼父脾氣不好，全家人總是挨罵，我仗著功課好，少罵了一點。弟弟成績平平，總是一不小心便被厲聲喝斥，今天又因為不小心說太快被吼了一句。我凝視著弟弟的臉，有些歉意，弟弟瘦瘦的，很善良，剛剛還說姊姊穿著這雙新皮鞋真漂亮。

那年的雨特別多，寒假結束，日子仍陰著、雨著，一天又一天，總盼不到一個大晴天，好讓我穿著新皮鞋到學校裡和同學並駕齊驅一番。

偶爾雨停了，山路泥濘，我依舊不能把新鞋穿上，怕鞋髒了、壞了。

那場雨陸續下了一個多月，等到太陽大方的露了臉，路面也乾得差不多時，我熾烈的心情卻已冷卻。

※※※※※※

國二，一個週六的早晨，訓導主任突然向全校宣佈：下週一開始換冬季服裝，鞋子方面，男生穿黑色球鞋，女生穿黑色皮鞋。

我嚇呆了。在這以前，不管春夏秋冬，全校都規定穿布鞋的。心裡好急，六年級那雙哥哥買給我的皮鞋早已穿破，怎麼可能再買皮鞋啊，回到家，硬著頭皮和母親說這件事，那時三妹四妹已經出生了，母親說你們學校瘋了嗎，老師瘋了嗎，我們窮苦人家有鞋穿已經不錯了，哪來錢買皮鞋啊。

禮拜天忐忑了一天，母親忙裡忙外，並不理會我，哥哥在台北，一時寫信求救也來不及。直到週一早上，母親還是沒理會我的「不合理」的要求，我急得哭出來，我是班上的好學生，功課數一數二，如果因服裝儀容不合格被叫到司令台上罰站，會多丟臉——我寧可死掉算了。時間一分一秒的過，母親態度冷絕，無計可施，只好含著眼淚去求向來不親的繼父。繼父正要到煤礦場上工，聽了我的話，沈思一下問一雙皮鞋多少錢。

我怯怯的說，六十元。

繼父和母親雖然一天到晚吵，可是繼父領的微薄工錢全都交給母親了，他身上不可能有錢的，我怕他也會跟我說沒辦法。

可是我卻聽到繼父說，跟我來。

五公里的黃土路，我紅著眼嚟著聲走在繼父後頭，除了赤腳結霜與母親賭氣的那一次，平日和同學說說笑笑，三五成群的也不覺得路遠，怎麼這一天走也走不完。

半路上，繼父要我等一下，他走進一戶人家，不久出來；又繼續走，快到街上時，他又走進一戶人家，出來，交給我六張十元的鈔票。

我抓著六十元，飛快跑到皮鞋店買了學校規定的皮鞋，不敢高興，只慶幸逃過一劫。把腳上的布鞋包好放在手提袋裡，穿著新鞋到學校。

朝會時果真有數十位依舊穿著布鞋的女生被叫出隊伍，看她們低沈驚懼的臉，我餘悸猶存。

這雙鞋要撐到國三畢業。第二天開始，早上出門時穿布鞋，快到校時才換上皮鞋，回家時也是，找了僻靜處換上布鞋，把皮鞋放在袋子裡，每天，不厭其煩的提著。

皮鞋不能洗又買不起鞋油，鄰居妙珠家有一盒，她邀我假日到她家裡一起擦。每個週日，做完家事後，我便拎著鞋，爬一段坡，過一條河，到妙珠家把皮鞋擦得晶亮晶亮。

兩個多月後，學校取消這項不合理的規定。

我還是跟繼父不親，很少說話。可是我一直記得他向兩位朋友借了錢，湊足六十元給我買鞋的事，一生都記得。

## 天涯路

### ※※※※※※

國中三年的國文老師是同一位，胖胖的，外省人，和藹可親。常常帶著我們讀古文，正氣歌背得爛熟，因為他說這是天地間的至文，不讀、不背，愧為中國人。又告訴我們，窮苦人家要努力，如果考上師專，公費之外，畢業後還可以當

老師。

他有父親的溫暖，從不罵我們，總是說，人生，除了努力，還是努力，沒有別的捷徑。爲了怕去當女工，我卯足了勁讀書。沒有補習，全靠自己。

竟然考上了，脫離愁雲慘霧的家，人住學校，有書讀有飯吃有衣穿有鞋過冬——新竹的風大，冬天奇冷，厚厚的公費鞋穿在腳上，一年走過又一年。

※※※※※

師專還沒畢業，大妹寫信來，弟弟已不復年幼時乖巧了，喝酒抽煙說謊蹺課…，記過通知一張張寄到家裡來。

四年級的一天，弟弟從荒遠的山村輾轉換了幾趟車找到我，巍峨的校園更襯得他的陌生，沒問他怎麼不必上課，把口袋裡家教的錢全給了他，俯身時看到他的黑球鞋滿滿的泥漬，灰頹敗毀，像他的心情，也是我的。

※※※※※

家是沈重的心事，父親習慣的咆哮，母親日日謾罵，貧賤夫妻的哀愁積累成噬人的火舌。初爲人師，情竇初開的浪漫時節，遇見了白馬王子，毫不考慮的揮別火海。大喜日子，不能免俗的蹬了一雙高跟鞋，照片洗出來，白馬王子變了臉，不冷不熱的說，妳怎麼可以比我高…。把紅色婚鞋束之高閣，只是，平底鞋踩不平他忽高忽低的情緒，年輕的我惶惶惑惑，婚姻原來只是讓我從烈焰擺渡到深淵。

※※※※※

接獲大哥出事的消息，倉皇北上，車禍現場，只見兩隻深褐色的皮鞋，血跡斑斑，孤伶伶的，一隻躺在路中央，一隻跌落山溝裡，大嫂捧著一雙鞋，像捧著一顆碎裂的心，一路喊著大哥的名字，「跟上來啊，過橋了；跟上來啊，這是回家的路；跟上來啊…」

大哥客廳的角落裡，拖鞋、運動鞋默默站著，仍不知情的等候召喚。

大哥用三十六年走完一生，他的最後一雙鞋是葬儀社提供的藏青色布鞋。

※※※※※

流浪是弟弟後來的命運，尤其大哥走了以後，以酒澆愁，原本就顛顛簸簸的人生，更加踉蹌。有一天打電話來，約在服務學校後的公園見面，他曾經俊秀的臉龐全走了樣。冬日天寒，穿一件薄衫，一條長褲，沒有皮帶，以紅塑膠繩繫著。幼時村裡有個東江一號，人高馬大，終日在村落路上閒晃，襤褸的衣服，不著鞋，腰間也是綁著塑膠繩，那人從不說話，是個不會傷人的瘋子。他總是安安靜靜的走著，早走晚走，從年輕走到老。沒有神情的臉大大的，一路踢著石頭，看不到騷動的痕跡。弟弟會是另一個東江一號嗎，那年看他還有一雙灰泥球鞋，眼前，跣一雙夾腳拖鞋，原本的藍，癟成一張貼著腳底的薄板，嶙峋的十個趾頭慌慌的張著，無依無靠。

他沒說什麼，我又把身上所有的錢掏出來，去買衣服褲子和鞋子，我說——他小時把漂亮的雨鞋讓我穿，我親親的手足啊，是我手，是我足，卻只能看他在酒國裡浮沈。沒有父親疼，沒有母親愛，姊姊的不捨像風中的鈴噹，隨風響起，也隨風逝。

※※※※※

暑假到南部進修，颱風來襲，教授說，風雨從北台灣來，明天停課，北部的同學趕緊回家，免得被大雨困住了。

本來搭火車的，剛好一位同學開車來，順便把我送回家。強風豪雨的，沒法打電話，車到時已夜裡十一點多，在巷口時還看見燈光未熄，我和同學說進來喝杯茶啊。車到門口，燈竟暗了，那時住了一間華宅，車庫花園的二層樓獨棟建築，大概聽到屋外喧嘩，我力邀同學下車的同時，隔著雕花鏤空的院子鐵門望進去，一個飄著長髮的臉龐在黑暗中探出半掩的窗——我掏鎖開門進屋，先生閒閒下樓說怎沒打電話呢，同學與先生寒暄，我樓上樓下的找，蛛絲未有，連後院也是空的。送同學出門時，玄關處赫然發現一雙陌生的平底黑色布面女鞋，不著痕跡的拾起鞋，心裡淌血。

那女子答應來談時已過了午夜，風雨沒停，電停了，燭光裡看不清女子容顏，只聽她句句說得真切——我愛他，勝過愛自己——颱風夜裡最勇敢的獨白。

先生沒有言語。

女子回去時找鞋。

過了幾天，我以那雙黑色布面女鞋贖回我遺失了十幾年的自由。

※※※※※

自由的姊姊首先把流浪的弟弟找回來，繼父和母親吵了數十年，大概也乏累，一次心臟病發，走了。把母親接來，一家人又團聚了，三雙鞋擺在門口，三個至親骨肉可以在同一個屋簷下天倫相親。

可是，母親見不得弟弟的沈淪，終日叨唸，弟弟時醉時醒，醒時把家裡打掃得纖塵不染，醉時嗡嗡訴說母親雜亂無章的惡習。不像是母子，倒像是仇敵，礙於流著相同的血液，表面無事，暗地裡把一生的無奈變本加厲的延長。

我無計可施，以為盡了人子之責便可逃遁，一日日一年年，左耳聽母親嫌惡自己兒子的不成材，右耳聽弟弟不解的問，為什麼母親總要把冰箱塞得滿滿的。簡單的組合裡，複雜的人性並沒有被梳理簡淨。我終日魂遊四方，也是恨，恨周圍的兩個人，明明是至親最愛，卻不能相濡以沫。

冬日裡的兩雙皮鞋，弟弟總是幫我擦得亮亮的。因為戒不掉的酒癮，他懷著很深的歉意，像個清潔工，總是低著頭做好家裡的清潔工作，加上洗車，修這修那，連頂樓漏水都修好了。

※※※※※

即使不圓滿，牽掛的人可以緊緊相守也是一種福氣。

以為這樣的幸福可以在後半生裡天長地久。

沈默的弟弟有天突然告訴我，他喉嚨卡卡的感覺，以為中秋節吃了烤肉上火，喝幾盅清草茶也不見效。

他說的那天是禮拜六，不以為意，只說下週一晚上再去看。

耳鼻喉科診所的醫生戴著口罩，看不到表情，只問喝酒嗎，我誠實替弟弟答說喝二十多年了，醫生眼神急速凝重——明天趕緊到大醫院做進一步檢查…。

我忍不住哭出來，弟弟一跛一跛的從診所慢慢走出，他幾次酒後車禍，折了牙，損了鼻，斷了腳骨都還活下來，這次呢，竟有極不祥的預感。弟弟上車，輕輕的說，還帶著笑，姊姊，別緊張，沒事的。

第二天下午請假，北上長庚。他穿一身齊齊整整的牛仔衣褲，一雙市場牌的藍色粗鞋帶布鞋，上樓和母親說——我到醫院檢查。平平靜靜恭恭敬敬的聲音於我聽來卻是驚雷，字字是訣別語。終究是母子，我看見母親的兩行淚緩緩流下。

在路邊超商買了鮮奶茶葉蛋，他坐後座，喝完鮮奶，第一口茶葉蛋即驚天動地的吐出來，在後視鏡裡瞥見他艱難的表情，忍著淚，手握著方向盤，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長。

檢查結果，第三期食道癌。

原本路痴的我，認清到醫院的路，迷宮似的長庚，亦清清楚楚各個診間，急診室、腫瘤科，ABCD區，第幾樓第幾號病房，從沒走錯。只有一個信念，不能失去他，不要失去他，也承受不起失去他的人生。

弟弟小時和我一起長大，春天的時候，我們一起上山採竹筍揀竹籐，油桐花開完，拾油桐子賣錢；暑假到深山裡撿野生的百香果賺零用錢；林木砍伐需要工人時，我們一馬當先的上山拉竹子扛木頭，弟弟年紀小又瘦，總是咬著牙，做完自己的，又回頭幫我。平日在家裡挑水煮飯種菜養雞養鴨的活兒一樣沒少，加上繼父毫無章法的斥罵，他從來沒怨。國中時走岔了路，大家都怪他不學好，只有我知道他沒有錯，若有錯，錯的是父親早走，錯的是天地之大卻沒有給他一點愛，一點都沒有。

三十八年父親隨軍隻身來台，我們沒有爺爺奶奶叔叔伯伯或姑姑，父親和母親結髮十年，四十九歲時過世，大哥三十六歲離開，弟弟罹病時四十出頭，孤獨的人生，連個訴說的人都沒有。

弟弟在醫院進出，總穿著他那一千零一雙的青底粗鞋帶布鞋，每次一個療程開始，必須住院時，他總把鞋收好放在一個漂亮的手提袋裡，換上拖鞋。

弟弟很愛乾淨，他在的地方總是纖塵不染，所有東西極守秩序的各就各位，即使住院也是，棉被、盥洗用具、瓶瓶罐罐的藥在該在的地方有條不紊。

一直以爲他會好起來，一如以往的每次車禍都可以逢凶化吉，我相信他堅韌的生命力。前幾個月略有起色，但熬不過苦痛折磨，他又偷偷喝酒，半年後情況急轉直下。第九個月的某一天，他終於忍無可忍的狂喊著痛，滂沱大雨裡請來救護車把他送進醫院，第三度進入加護病房，三天後，他靜靜的離開了我們。

把他穿了九個月的布鞋帶回家，睹物思人，痛不可抑。

※※※※※※

弟弟離開後的屋子空蕩蕩的，以往怕看母親愁眉的叨唸，怕看弟弟醉後的無奈，下班後我總流連至晚上才回家。弟弟本來住三樓，一次喝酒腳跌傷後搬到一樓車庫睡。車庫堆滿母親的雜物，鍋碗瓢盆之外還有舊衣舊桌椅。弟弟闢了一個角落擺一張單人床，一張書桌，床頭櫃上一組舊音響，他最常聽的是劉德華的忘情水，難得高興的時候還會大聲跟著唱。桌上一排整齊的書報雜誌，他只有國中

畢業，可是喜愛閱讀，廣泛涉獵各類書籍，清醒時侃侃而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，讓人肅然。只可惜遊不出酒海，母親看他只是一個沒有工作能力的寄生酒鬼，他也不辯駁。年輕時有一女友，也是看他長年喝酒嫁了別人。常常我入夜回來時，他總坐在客廳固定位置上看電視，昏暗的燈光下，醒時和我說一些言話，醉時迷離著眼，電視節目兀自上演著。

他的拖鞋，無聲的在他腳上。

我習慣回家後有一個人在客廳、在昏暗的燈光下。即使不是避風港，也是歇腳的地方。

他走後，慘酷的不止是回家後客廳無人的寂然。打開燈，白磁磚地板上湯汁遍灑，飯粒掉落又經踩踏的黏稠污黑，冰箱塞滿食物，一半的菜蔬都腐爛了，瓦斯爐灶上油漬點點，鍋碗盤碟狼籍一片，我終於知道，弟弟終日與母親髒亂習性奮戰需要多少力氣了，母親極專制，別說子女不能說什麼，原來當初與繼父相處，貧賤不是唯一的理由，母親毫無商量餘地的個性或許才是繼父抓狂的導火線。

纖潔無染的居家生活品質已隨著弟弟的離去而結束。我在大賣場買來拖把，各種清潔洗劑，幾次拖著地，洗著碗碟時忍不住嚎啕大哭，和弟弟住著的這八年，每天從屋裡到屋外，從一樓到三樓，處處窗明几淨，連我每日開的吉普車都光潔明亮，我以為的理所當然，自己俯身去做時才知不易。母親依然故我，冰箱腐敗的食物才清掉，第二天又塞滿了，地板昨天才拖，今天又是不忍卒睹的髒亂，多想把弟弟找回來，告訴他我的歉疚與感激。我以為把他帶在身邊有吃有住已是皇恩浩蕩，於他來說，或許流浪在外，跣著拖鞋腰間繫條紅繩會比較自在，至少不必看母親臉色，不必馱負著姊姊一個弱女子又養著他的重擔。

## 賦歸

### ※※※※※※

心痛的日子，步履蹣跚，每年冬天穿的兩雙黑色和咖啡色的厚跟大頭皮鞋，弟弟在時總幫我擦亮，他走後，灰頹的鞋面暗到極點。

一日過一日，不知道鞋跟已磨損得兩邊不一樣高了，還是穿著。那個認識多年始終淡如水的友人一日遠道來訪，看著憔悴的我說——妳的鞋跟該補一補、墊一墊了。

他好心的幫我把鞋拿到鞋店補完一雙，下次來時又換一雙，奇怪他怎麼知道這個城市補皮鞋的店啊。修好的鞋穿起來果真舒服多了。第二次在他手中接過補好的鞋時，我突然發現他淺淺淡淡的笑容裡有一種父親的溫暖。

我仔細思索這樣的溫暖。

晚餐後洗碗拖地擦拭桌椅成了我每天的例行工作，母親煮一頓飯依舊是驚天動地，我想到弟弟的委屈與沈默，對母親的憎恨與日俱增，每一次清理家裡都是一次撕裂。

溫暖的人送的第一份生日禮物是一雙淑女鞋——亮粉色，中跟，尖頭，一條帶子繫在腳踝處，穿上，鏡裡的自己竟有娉婷的美在飛旋。他像陽光，晒啊晒的，

心頭的陰影漸漸晒溶了。

第二年的生日禮物是雙半筒馬靴，黑色，典雅的小方頭，兩側是極細緻的皺褶，他說美麗會帶來快樂，快樂是每個人的義務與權利。

如煉獄苦鎖數十年的心靈漸次打開，一整室的陽光潑灑進來。

一日拖著地時，我忽然想起母親從沒有一雙像樣的鞋。

那日閒閒的，母親第一次說了柴米油鹽以外的話。

母親說，外婆未嫁時即懷了她，那時外公還在婚姻裡，外婆幾次吃草藥墮胎，胎未墮掉，造成母親生下來即兩眼弱視，外婆把女兒丟給妹妹胡亂的養，自己傾全力扶正。

母親說，小時住她阿姨家，早餐沒得吃，中午同學吃便當時，她晃到教室外，晚上喝稀飯，一天就這麼一頓…。

我聽著，驚詫萬分，母親從沒提過啊。

母親幽幽的說，我淚水簌簌的落。

原來，母親寄人籬下，有一頓沒一餐的，生存已不易，加上嚴重的弱視，何曾懂得打理生活。

原來，她未曾被父母愛過，所以不懂得溫柔的愛我們，早年喪夫，兩個兒子又陸續離開，生存一直是她緊緊守護著的唯一。

原來，她生命的悲苦甚於我們每一個人。

原來……

我雙手合十……

原來，愛，是需要學習的。

※※※※※※

幼時送人、乖違半生的姊姊也輾轉聯絡上了，在南部的一所國小任教。來時，穿一雙印染花色平底鞋，火車站第一眼即認出來了，容顏與我極似，看到她就像看到自己。

溫暖的人不等生日又送鞋，金色細跟涼鞋，沿著腳外側藤邊的造型，簡單中帶著時尚的美，穿在腳上，整個夏天頓時清涼明亮起來。

多了諒解與包容，跋扈的母親竟也有了生平難得的柔雅。我說，又不逃難，冰箱的食物不必存放太多啊，她學著把當初跑警報的陰霾驅走，不靠堆滿的食物來增加安全感，第一次主動說要把倉儲間的舊衣舊鍋碗回收時，我高興得跳起來。

母親又告訴我——早年，一位出家師父預言說母親一生會很坎坷、很可憐，可是，會有一個安穩快樂的晚年。

母親說那師父說對了。

我的鞋櫃一日比一日豐富，冬天裡的馬靴，春秋裡各色的高跟或平底淑女鞋，夏天的涼鞋…，流行的、素雅的、巧緻的，續續紛紛點亮我愛美的心，也讓我的生命豐富起來。

一向不愛回家的我，每天穿著美麗的鞋出門，下班後，穿著美麗的鞋又高高興興的回家了。